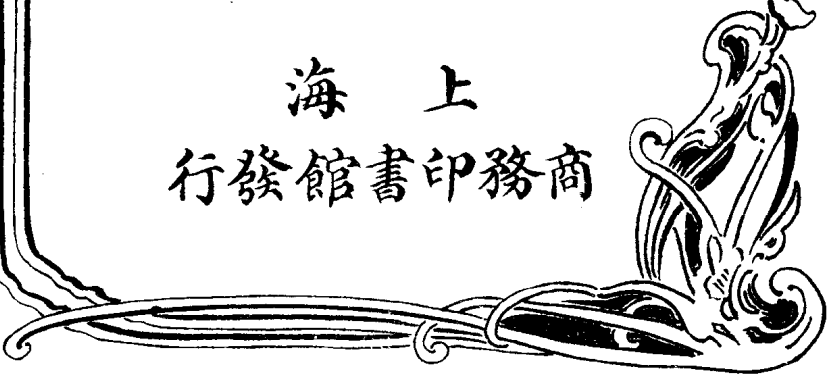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二 十 九 編

歷 史 小 說

大 食 故 宮 餘 載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林紓王
慶驥譯

離

家

恨

小

說

天

五三分角

著者爲盧
騷之友森

彼得森氏

此書不爲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宜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版

冷紅
生著

金

會

陵

小

說

秋

定價
四角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

生者也先

生著作筆

身惟小說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社會述兩

軍戰爭則

慷慨激昂

敘才士美

人則風情

旖旎允爲

情文兼茂

之作

寄

售

處

商

印

書

館

館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大食故宮餘載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美國 華盛頓歐文

閩縣 魏林 易紓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蘇州南京南昌杭州閩縣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半五〇五號

四六三六

東方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三角全年
三册三元郵費每册三分

本雜誌創辦已經十載，風行全國，自前年大加改良，版幅放大，材料增添，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每册約二百餘頁，二十萬言，附圖數千百幅，尤為精美，足資考證。

法政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全年
三册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

內容分 論說 譯叢 雜錄 專件 記事
附錄 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介紹東西大
家學說及本國名人著作，凡議會議員行政司法
官吏及一般國民，均不可不讀。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全年
三册一元郵費每册分半

本雜誌出版已及六年，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之進步，自本年改定體例，力趨實際，列目於下：

1 圖畫	2 言論	3 評論	4 學術	5 實驗
6 教材	7 修養	8 史傳	9 調查	10 法令
11 記事	12 名著	13 雜纂	14 文藝	15 談話
16 答問	17 成績	18 選錄	19 紹介	20 附錄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册自五卷一號起版幅放
大每册二角五分全年二元五角

五卷一號起大加改良，放大版本，擴充篇幅，精選材料，增加圖畫，而其特點如下：(一)插畫用中外名家真蹟，製成五色銅版，精彩直與原書無異。(二)蒐采中外掌故，風俗及各種有關地歷史事件，未經人道，而且極有趣味者。(三)門類比前增加一倍，凡新劇傳奇詞曲棋譜畫概及楹聯詩鐘燈虎諸附錄，皆出自名手。(四)每號字數在十萬左右，較原有增五分之二，全書又改用四號字排印，字字清晰，不費目力，愛閱諸君，定所歡迎也。

少年雜誌

月出一册八分，預定六册四角
四分三册八角郵費每册半分

本雜誌廣續前經出版之童話，以極淺顯之文，述最有興味之事，又於故事之外，益以時事評論，人物傳記，博物資料，德育模範，以及衛生遊記，寓言，美術遊戲等事，足資觀感。

兒童教育畫

每册七分六册三角八分
三册七角郵費每册半分

本書將有關於各科學之事實，繪為圖畫，以極簡單之文字說明之，俾兒童既閱是圖，更讀其文，即知大概，每册十六頁，內插彩圖八頁，後附懸賞畫，并可贈書，尤足鼓舞兒童之興趣。

大食故宮餘載

美國華盛頓歐文著

閩縣林 紓同 譯
仁和魏 易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紀程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春中。著書者以探奇之心。將攬古於西班牙。遂同俄使館人。自瑟微而城。赴格臘那達城。客與余風趣既同。覺南北分種。竟親同戚。晚當未首塗時。

客中多暇。不能不少識西班牙風物。恆人言西班牙地處南荒。必與意大利草木葱蘢。山水明媚之區。正同實則舍沿海數區。稍多佳勝。一瀕內地。則大山另崩平原。廣莽童山無草木。尤鮮人踪。景狀乃大類亞斐利加。蓋風景荒寒。既寡禽鳥之聲。遂愈形其淒瑟。禽鳥之不蓄。亦以山童莫巢。故飛鳴者亦不產。於是中獨巨鷹盤旋。沓寥或猝撲。原野間有能鳴之小鳥。爲他處之庶產。至此亦寥寥然。唯人煙多處者。鳥聲始縱。旅人之在內地。行經沃壤。則亦一碧無際。及涉廣漠。則地形作龜坼。遠目所極。初無耕者。有時危峯矗天。團焦綴如鳥巢。有時古堡荒寒如久經兵燹。以後景象如此物狀。在上古時盜賊四起。村人恆結堡自固。始聊其生。西班牙者。雖無幽蓟之觀。而雄警壯闊。亦爲他處所尠。其地蓋甚肖其人人類崇儉而耐勞。好勇而驕。若遇柔荏之夫。卽爲種人所弗錄。余在客中。流覽山川。而神志時時爲之昂藏。加司的爾及拉曼沙二郡。多平原。乃不生一草。極目森肅。令人如望大洋。而雲外沙邊蠕蠕有一行動物者。則旅行人也。風際亦時見牛羊出牧。牧人執鞭遙立。矗如石象。或見壯士。

急裝縛袴。長劍駿馬。力馳於煙際。則又類亞刺伯沙漠矣。且人人出必佩刀。則尤知伏莽者四塞。良無坦途。卽行牧行田。亦必挾械而侶。出素封之家。主翁間出。亦往往護以靴刀之壯士。若行長道。卽甲冑如赴戰場。綜言之。行旅出此。正同結隊之逾沙漠。間及半道。或挽入以小隊。行旅遂成大軍。國之四隅。均藉驢以轉運。司驢者麤衣糲食。納糲於巨囊。沿道取食。更有皮瓶儲酒。或但清水。繫諸驢鞍。待渴而飲。露宿時卽以蓋驢之氈爲席。借鞍爲枕。大抵此類人。深有膂力。顏色受烈日而黑。目光深陷。閃閃射人。每鬱怒肆。閉悍如獬虎。平居接物。則咸有禮衷。雖與途人摩肩。亦各致禮。稱上帝佑君。此種人生。產均在驢鞍白刃如霜。卽韜鞍次。如稍侵犯。卽出刃仇復。且出必以侶。綠林豪客。見亦遜藏。輩中咸善歌。長道中卽用此爲排遣。爲調。無多。多作高抗紆徐之音。與驢蹄相應。和驢亦聳其長耳。如審雅音。歌詞或述回人故事。或爲風月之辭。或變調爲殺伐之聲。振觸風景。亦能隨意成小謳。此等人漫不知書。皆能自成歌曲。論者謂傳自回人。以回人能歌。固有聲於中古。行人於幽寂蕭寥之境。聞

歌及驢項鈴聲於客行亦適其最有意者在峭壁陰中羊腸小徑羣驢接尾而下亦成一絕妙畫圖始不見驢但聞鈴聲隱隱出諸雲半或大聲叱驢或高唱入雲已始徐徐見山樊上一行驢影出也其出若虛懸天際歷歷可數既近見驢額綴以紅纓背上之氈顏色亦雜出爲狀甚異格蠟那達者前亦古國今夷而成郡處於萬山之中聯山起伏如波濤童而不樹峯尖直上矗天深谷之中芳草頗綠縛似構名園於沙磧之上谷中無花果佛手橘子雜以玫瑰之花紅綠間出尤爲爽心動目山徑下瞰亦時見村莊嚴密如雕巢尤有回人殘堡出村之四圍旅人屬目頗憶及回人蠶食西班牙時陳迹山行或夷或險上則千尋下亦百丈人必引馬行不能踞鞍而度路經石壁之側修途附壁可一綫下臨無地心爲震震而動或石壁夾立中間陰沈如隧道此間卽爲盜藪道左有立十字架者則山人示客以盜殺人處也人之近十字架者輒引首四盼盜踪防爲狙刼忽聞有雄嘯之聲則鬬牛喫草得意而鳴鬬牛能殺人余馬上聞聲輒慄匪特余也卽牧者亦往往見牛而卻以上均漫叙景狀無

涉於本意。須知余曾經此險。閉目思之。歷歷弗忘。不期涉筆成記。余此行赴格蠟那達尤多山路。路僻而盜復叢伏。故余聚其重器。令壯士堅衛先往。己身舍衣被外。無長物。然猶挾數金。備見却於羣盜。出以自贖。凡旅行者。不知備此。則往往爲盜痛笞。蓋此輩身瀕斷脰之臺。以性命博財物。不稍酬之以資。烏能自贖。吾命行時。賃二良馬。尙餘一馬。留以待護行之壯士。旣爲吾導。且飼馬執役。捍禦非常。自佩長刀。謂道遇數騎者。則力尙可任。若盜羣大集。則唯有仰恃上帝而已。賃馬時。與廐主言。道中芻豆之屬。一委之少年。客不之筭。然余竊于道上。謂此少年果悉力爲我。芻豆之錢。悉以予汝。其別市芻豆之費。我自承之。此少年惠出分外。有時贈以雪茄。壯士之心。遂一力嚮我。忠懇無貳。沿途且縱言故事。娛余。余處以平等之禮。而少年亦純謹。無敢踰分而抗顏行。須知身在西班牙界中。固不能侈然自大也。余尤謙抑。隨遇而安。不薄貧賤。飢疲之間。卽小逆旅置羹飯。咀啜尤美。余以采風問俗爲心。故處處尤加領略。無復簡別美醜。凡小逆旅之主人。坦邁無苛禮。雅有村間古俗。余于五月侵晨。

騎馬發瑟瑟而城。有良友挾其夫人送余數里之遠。余既出城。遂經小村曰愛而克拉。此村以麪包甘泉著名于郡中。城中取水及麪包。必至于此。村人均餅師。村人名麪包曰上帝麪包。余食之良信。以爲非凡製。乃命隨行之少年。以巨囊實滿麪包。備道中饑窘。唯其有是佳品。故旅人必出于此。前此羅馬一統。及回人占領。皆鑿渠通水。直達瑟瑟而城中。今故迹猶存。山泉之甘。與麪包埒。麪包之美。亦正需泉而成此甘芳。余至此。見舊堡。遂徘徊于堡中久之。堡爲城中巨紳燕游之所。士夫恆以酒肉至此談讌。堡築厚墉。上羅雉堞。中聳高塔。儲藏軍械之所。至今陳迹猶在。堡踞小山。山跌瓜低拉河縈繞如帶。河身非廣。淅淅作聲。繞堡而逝。山花覆水。紅鮮欲滴。緣陰中間出石榴佛手之樹。夜鶯嚶鳴。其間柔婉動聽。去堡不遠。有小橋跨河而渡。激流觸石。直犯水碓。碓房環以黃石。卽當日堡人用以屑麪者。漁家巨網晒諸黃石之墉。小舟橫陳。即隱綠陰之下。村婦衣紅衣。過橋倒影入水。作絳色。渡過綠漪而沒。余流連。景光恨不能畫。果畫成者。亦藝林一韻事耳。大抵古回人之水碓。恒造諸冷僻溪

次。余就其布置處。審知西班牙當日盜賊之稔。故碓房或加厚墉。甚亦羅以雉堞。如堡中嚴備狀。卽治碓之人。槍刃亦隨其身。且預營可以避敵之地。動卽入保。其第二程。則在甘度爾。其中亦有古堡。中一半圯之塔。鶴巢其顛。登塔腰四盼。則平原在目。遠遠有小山隆起。平原皆藝麥。麥隴以外。則爲牧場。意此堡之立。卽以護麥衛焉。余卽是間。覓得逆旅。逆旅中人。叩以時刻。均弗審。惟遠地有鐘樓。及二句鐘時。放信礮。舍此但望影測。日計時而已。以時度之。宜午餐。遂令店人設饌。方烹炙間。余信步往訪甘度爾故侯之第。第已頽圯。中居村人數家。有同團焦。無足記載。然而壞殿之基。尙隆壯。可羨。殿後尙有故樓。當其盛時。必有英雄人手携美人。憑闌遠瞭。風物榛莽之中。尙有廢池在焉。池上有葡萄藤蔓生。間以棗樹。余徘徊樹間。適有牧師亦遊涉至是。手摘玫瑰花盈把。贈余送行之女友。而殿基之下。尤有碓房。周垣多橘樹。及檀香之木。芬馥動人。此外有小河如帶。抱門而流。吾輩卽于檀香樹中擇蔭而坐。而碓房工作。適亦罷。藝爭集樹陰。出煙吸之。以待薙髮之人。地僻村深。薙髮匠一禮拜始

一蒞少時以小驢至。既至。卽出驢鞍上之新橐示人。謂乍購自市集。賒而未予見錢。約至聖約翰節。殲者人多。始能償吾所逋。時舊堡鐘已二動。余歸寓飯已。與吾送行之二友爲別。縱馬度過平原。此原爲西班牙常有之境界。可終日不覩一村一樹者。行次忽遇大雨傾沛。四無可避。但將巨外套蒙頭。雨濕呢漲。行如負重。雨過黑雲嚴屯。勢又將雨。幸雲罅忽射日光。余衣濕氣噴起。斜陽落時。至阿拉哈爾。爲山中小鎮。鎮上有邏騎。引槍四偵盜踪。然山居久。見吾輩外人。則聚而耳語。逆旅主人及邏騎聚索吾輩護照。尙有一人就燈光下記吾來踪。顧護照中用英文。西人乃不之識。而吾導行之少年。則一一語邏者。謂吾輩爲俄美名流。余遂出菸分惠諸人。人人大歡。爭尊我爲佳客。且致誠款。騎中主者帶劍鏘然進。與吾語而逆旅主婦見官人臨貺。則輦巨榻入室。延坐並與余輩同飯。雅謔間出無窮。自云在南美洲轉戰久。得武功。遂歷歷述其戰績。並與美人游歷事。一一見告。語時麾肱踏足。側目詭笑。爲媚悅婦人之狀。謂身爲騎士之長。乃盡得盜之主名。已一一驅之境外。尤言客行時。必以一

騎奉衛。吾騎但出一人。已足以殲盜。盜久震吾名。但見吾騎。必不爲梗。但見一騎而阻山之全夥。皆慄懼無色。余聞言。亦以大言報之曰。吾三人旅行。雖全部之盜均集。亦足以一劍了之。相與大笑。正讌語間。忽聞有絲絃檀板聲。少須歌發。歌聲似合唱者。詢之。則逆旅主婦。今夕延村間謳者集此爲樂。余亦臨觀。則院中人大集。如度佳節。余三人及騎長。合逆旅主人主婦。集坐於長廊之上。輩中但有一琴。彼此互調其聲。衆中有皮匠奏技。最工風趣。亦佳鬚黑翹其角捲袖及肘。以指調絃。唱情歌。目光注射少女之羣。已而復同一肥胖之女郎跳舞。衆皆大噱。顧諸少女中初無一人能並居停之幼女。女名迫璧塔。臨舞時。入而理粧。出時。玫瑰花壓其髮。遂與一少年騎士跳舞。余大悅。請主婦出酒飲座人。酒資余獨承之。座中有騎士驢夫田父。得杯皆微酌。不爲牛飲。明日侵晨。晨氣極佳。余於七句鐘卽別阿拉哈爾而去。行經山谷中。水滿草纖。有田稻之屬。余知田禾穫後。必草枯地坼。枯寂無可寓目。西班牙國俗。人居聚而不散。無三五零星構宇者。故多荒寒之地。莽無人煙。已而行經林木叢蔚地。

矣。林陰滿於水次。而小樹尤作香氣。鳥聲細碎。鳴於樹顛。余知逆旅中無可口者。遂出糗糧食之。吾輩之視糗及酒。較刀尤重。以蓄刀不必遇盜。失酒及糗則飢不可忍。故每蒞一鎮。必備此二物。令盈滿無缺。而導行之少年。沿道竊飲食之。幸余糗酒豐盛。不致匱缺。此時命食。少年卽出火脰。此物蓋購自瑟微而者。吾輩食時。此少年去余稍遠。亦進食且飲。余脫衣就日而晒。則假寐於林陰中。時天陰且復雨。卽上馬行。東南風沿路起。五句鐘至烏蘇納城中。可一萬五千人。城踞高坡。而門中藏禮拜寺一。其鄰有舊堡。逆旅卻居城外。食息皆忤。午後朔風起。客爭集爐次。逆旅主婦枯瘠如埃。及木默。余入肆時。衆皆側目而視。西俗多驕蹇。余先施之以禮。立平其驕。余坐而吸烟。復盡出其烟款座人。座人大悅。蓋西人崇尚禮節。小往必大來。國俗皆爾。苟貺人以雪茄。已爲莫大之貺。然出烟時。禮須恭謹。不爾者。西班牙之大人先生。安屑此區區者。明日別烏蘇納。入萬山中。路曲而幽。四無人踪。時時見十字架。知爲殺人覆尸之所。山旣幽曲。地勢復險。爲盜窟宅無疑。是日至鱈湖。水清如鏡。山影倒入湖。

中如展圖畫。以舟絕湖。過遂至安貼圭拉故城。城於戰史中至有名。踞山峽之下。自山下瞭平原無際。而山多古木。蓊鬱青葱。大類以山爲輪郭。中繪穠郁之圖。余馬尙未近城。而身已冒林光。而入夜鶯歌於葉上。薄暮遂及城下。城皆舊觀。與外人謝絕。不審國外更有鄰國者。故樸陋如其故。常市上行人。間有冠古冠者。而少年者則冠圓頂翹簷之冠。女士多古裝。巴黎時世之粧未之悉也。城中衢路修廣。遂居聖佛南度逆旅。余知此城固有名。然行人不恆至。以理度之。逆旅必無美膳。顧旣入。則豐腴可口。出於所料之外。屋宇清淨。衾褥溫輭。導者少年。大悅。言是間多佳品。明日必盛裝一囊以去。明日余仍留而未行。遂登回人故堡。堡爲羅馬舊物。回人益而壯之。今亦圯毀矣。余徑登塔上。默坐靜觀。心目爲爽。目之所寓。因追懷故事。游絲一縷。幾欲翹赴天外。而安貼圭拉古城竟出。余胯下一覽無餘。此地爲基督教人血戰。恢復自回人之手。蓋古戰場矣。噫。此故城之門。卽西班牙健者大隊出覆敵師者戰時。全軍幾沒。哭聲徹天。舉城皆爲征夫持服。此外亦平原。有田園之屬。參錯其間。綠縵可愛。

右趣則山趺突出。直伸足於平原之上。余方留戀時。聞寺中鳴鐘早禱。余遂下。而市集方騰。均售其地力所產者。玫瑰則爛如雲錦。以西俗之女多黑髮。不簪嬌紅之花。則其飾爲弗莊。余旣歸肆。導行之少年。方與居停主人縱論瑟微而故實。居停不平。則亦舉是間軼事。互角其長。居停曰。是間有甘泉曰牛泉。鑿石爲牛頭。泉脈卽從牛吻瀉出。牛額有書鐫曰。牛頭之前。窟有異寶。於是居人爭掘。都無所得。時有一人作別解曰。牛前者。非牛之前頭。必在其顙。當碎顙取之。一日天暮。挾巨斧。果碎牛頭。足下亦知牛顙果何物者。少年曰。必寶石金鑽類耳。居停曰。初無一物。但碎牛頭。而居停之門客大笑媚居停。遂譏少年曰。汝所期者誤矣。時已八句鐘。余輩復行。沿小河。林園別墅。列於河壩。均瞥然而過。花香入鼻。鶯聲入耳。行次甚樂。已而行經情人石。以前此有男女格於父母之命。同盡於此。因而得名。未逾午。已經亞七度那鎮。鎮居山半。鎮上三峯挿天。回人故堡。林立無數。然自山入鎮。馬瘡人倦。旣下山。路愈斗。動心眩目。然山路之名。則稱之曰王家大道。午後少息。望中尙見亞七度那之城。余所

息爲草場。旁多諫果之樹。余脫衣晒餘溼。飲馬於溪。出糗糲及酒食之。少年於逆旅中已囊多物。出時狀至欣悅。先出炙竹雞。紙裏乾魚剩脰。及小雞半體。佐以麪包。桔子。無花果。葡萄乾。胡桃。壺中亦盛滿馬達加美酒。少年每出一物。輒笑曰。店人以我爲愚。我乃不愚。囊中物半拾取而來。余方聽少年作笑語。忽有老丐偃僂至吾前。鬚髮均皓白。顧年高而未僂。冠舊冠。衣羊皮之衣及袴。股上裹之以布草履。衣雖補綴。尙嚴潔。面亦時滌。與余鞠躬。西俗雖屬下流人。而人皆秉禮。余賜以銀錢及麪包。又出杯酒授之。丐伸謝不爲齷齪之態。旣少嘗。卽引玻璃杯上仰。辨酒色清濁。仰而盡之。曰。此酒吾數年不入口矣。此酒足醫老懷之弗懌。已出麪包祝曰。此爲有福之麪包。乃納諸衣囊中。余曰。足下胡不卽食。丐曰。客賜酒。吾安能攜。麪包者。則請歸餉吾家人。少年視余似更欲有贈。請示意旨。余可之。少年卽予以食物曰。此可勿攜。卽此與吾同食。丐得糲。離余少遠而坐。徐徐咀嚼。乃不類行乞者。余意此丐必中落者。非生而爲丐。卽措語平淡。頗饒風趣。遂定爲式微之士。旣而思之。如是雍容。直西人之

性質至談吐之雅。苟非狂易者。咸具此狀。丐言行牧五十年。今喪其所業。方吾壯年。憂愁不能侵我。今已七十有九。行乞矣。然丐言如是。而其狀則殊別於丐。惟其暮年失業。偶至於此。遂一一述其家事。言自馬拉加歸時。囊中不名一錢。行道苦餒。不食者竟日。以行平原中。初無人居。尋見有村間逆旅。入而托鉢。時已饑疲萬狀。乃店人告我曰。老兄恕我。此蓋西人平時遣卻行乞者。吾第一爲此羞憤之事。其難較饑爲倍。乃自至河濱。河水漸漸作急勢。吾欲就溺而死。謂此等性命。留之何補。方欲插足。卻念聖母。卽亦不決。更行至一村紳家。入其門。見二女郎憑窗外盼。吾復進而行乞。二女同聲曰。老兄恕我。立闔其扉。吾出。僵不能步。遂臥於門外。少須主人歸。見吾僵臥。以爲死也。拊吾額。見白髮。憐之。延入其家授食。先生試思凡人必仰聖母。或不瀕於死。丐食已。將歸亞七度那。遂指古堡語余曰。當基督教人與回人戰。回王卽居是堡。西班牙王后伊撒貝拉以大兵攻之。回王憑窗下盼而笑。不出一甲。聽攻。幸聖母見靈。引大兵自間道人。回王見兵至。則大驚。騎馬出自堡中。力擲而下。遂碎其軀。至